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五十三目錄

蘇頲四

至都大赦天下制

幸長安制

蘇頲 四

授秦守一萬年縣令制

黄門楚州刺史上柱國南安縣開國公秦守一才稱幹理迹遊文藝敏而當劇明以燭姦星躔副於求郎河東美其爲宰事殷輦轂時佇絃歌既揚百里之風更緝萬年之政可通議大夫行萬年縣令勲封如故主者施行

授趙昇卿長安縣令制

勑朝議郎守尚書戸部郎中上柱國趙昇卿識融而遠心

窑而堅行副其才文參於吏遊刃之美盡中桑林含香之能獨推蘭握市朝所令輦轂惟溱宜拜神京之宰用懲俠窟之姦可守長安縣令散官勲封如故

授鄭璿河南縣令制

黃門正議大夫行尚書職方郎中上柱國鄭璿士門雅望名教是先吏道通才聲塵自遠嵩切帝宅周漢王都宜迴起草之能佇息鳴桴之聽可知河南縣令散官勲如故主者施行

授崔隱甫洛陽縣令制

黄門正議大夫行汾州長史崔隱甫抗迹清循在公明察素槩才識早聞簡練故以正而不撓和而不同廼眷有洛是稱中土百里居官四方作則宜副曹攄之選俾旌王渙之能可檢校洛陽縣令散官如故主者施行

授元欽裕櫟陽縣令制

門下正議大夫行雍州藍田縣令元欽裕從政美才幹時良具山稱多玉已鳴絃於屬城地是兩金將候蹕於馳道使助王訢之辯宜符尹賞之遷可行雍州櫟陽縣令散官如故

授韋光業高陵縣令制

勑朝議郎行岐州陳倉縣令韋光業劾官敏濟臨事明察嘉其墨綬聲已掞於雞祠遷以黄圖政佇成於鹿苑可京兆府高陵縣令

授艾敬直仙州長史制

勑朝議郎守豫州司馬上柱國艾敬直恪勤官次精練文法往持憲爵共憚清嚴頃擁使車旌別淑慝好龍遺迹乘鳬舊壤俾州閭之創建佇邦國之成謡可守仙州長史散官勲並如故

授李守一別駕等制

黃門皇三從兄前洺州司馬守一等自登官序並穆政聲趙際燕陲漳濱淇上控河朔之風土盡山東之郡國宜膺別乘往佐專城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授韋抱眞虢州別駕制

黃門通議大夫前行剡王府諮議參軍事上柱國韋抱眞早以才地久登班序清徽藹然素風罔墜頃遊朱邸嘗寵於背淮俾騖緹軒往之於封號可依虢州別駕散官勳如故主者施行

授韋表玘泗州別駕制

黃門朝議大夫前行襄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韋表玘風韻融朗文詞富贍故得朝列著聞選曹甄擇漾流爲漢嘗藉美於珠臯泗達於河爰馳聲於磬水可守泗州別駕散官如故主者施行

授張景順原州都督府別駕制

黃門朝議郎殿中尚乘奉御兼隴右南牧使張景順襟靈俊爽識具甄明代嗣僕臣家傳馬政慎言且聞於舉筴能養曾靡於缺銜惟在坰之可稱彼量谷之伊佇既叶抽擢

仍循職事可守原州都督府別駕餘如故主者施行

授温慎微揚府司馬制

門下中散大夫守興州刺史輕車都尉温慎微門遺清白家傳詩禮外鳴謙而益光中造理而能密書工懸帳賦掩馳輪閑達彰其起草仁明最於分竹乃睠惟揚之藩是稱重江之奥端寮所擇僉議攸歸可守揚州大都督府司馬散官勳如故

授樊侶益州司馬制

黄門太中大夫前守滎州都督借紫金魚袋上柱國樊侶

早負文詞累遷省闥頃揚才智受任軍州敏以邀功斷而臨事峨眉作鎮鼈靈開國惟巴蜀之險接西南之夷式遏撫循尤擇時望端寮副職俾承朝委可行益州大都督府司馬餘如故仍知蜀川防禦副使即馳驛赴任

授馮光嗣揚州都督府司馬等制

門下朝散大夫使持節黃州諸軍事守黃州刺史馮光嗣忠信立名見推人物朝散大夫守相州別駕上柱國鄭國公楊𤅪通明應務雅有吏能頃在中朝各登清貫自居外郡頗聞政績連率之府貳職爲難宜膺並命之榮以副缺

官之選光嗣可守揚州大都督府司馬散官如故獻可守潞州大都督府司馬散官封如故仍並馳驛赴任

授竇慈遜岐山縣令制

敕朝議郎行司農寺竇慈遜爰以幹用歷登班秩憲曹農府星籥未深雍畤岐山絃歌所屬宜遷子男之邑佇聞人吏之謡可岐山縣令散官如故

授畢懷亮清流縣令制

敕前常州晉陵縣丞畢懷亮踐言立行希高慕古弓旌之禮方議於徵辟軒冕之榮每聞於退讓厥聲則遠斯道不

渝須嘉賢良可鎮浮競遂其彭澤之志用表太邱之德可滁州清流縣令

授吳太元宋城縣令制

勑朝議郎行監察御史吳太元清以立身嚴以持法謠成邂馬實憚於霜威政佇遷蝗俾聞於風教可行宋州宋城縣令散官如故

授王璬柳城縣令制

勑朝議郎前行滎州都督府倉曹參軍上柱國王璬早聞幹用兼擅籌畫龍城達邑俾居銅墨之班鯨海安波仍掌

舳艫之事可行營州柳城縣令散官如故仍充海路押運糧使

授陽洽安邑縣令制

黃門朝請大夫新除河南府司錄參軍事陽洽慎則能密清而又公任之養人特曰循吏朱鉤應務迹豈滯於中京墨綬宣風才可臨於大邑可蒲州安邑縣令散官如故

授于光庭聞喜縣令制

黃門朝議大夫前行鄧州長史上柱國臨淄縣開國男于光庭早聞詩禮兼著詞學歷職有聲在公無撓宛潭菊水

未旌理劇之能漢邑桐鄉式佇宣風之最可行絳州聞喜縣令散官勳封如故

封華岳神爲金天王制

門下惟岳有五太華其一表峻皇居合靈興運朕恭膺大寶肇業神京至誠所祈神契潛感頃者亂常悖道有甲兵而竊發仗順誅逆猶風雨之從助永言幽讚寧忘仰止厥功茂矣報德斯存宜封華岳神爲金天王仍令景龍觀道士鴻臚卿員外置越國公葉法善備禮告祭主者施行

封衡陽郡王成義爲申王等制

門下古者帝王受命以臨萬國子弟建封用尊五等其所由來尚矣尚書右衛大將軍衡陽郡王成義等敦詩執禮本仁祖義名教之樂得自幾深溫良之容發於忠孝晨趨魏闕則望掩軒霞夕賦曹園則思含澄景朕祗奉歷數旁稽載籍克輔王室所謂通邑大都俾爲唐藩故能帶河礪岳分膺往命咨爾闕愼歟可依前件仍各實封一千戶餘並如故主者施行

封致仕唐休璟宋國公制

門下養老乞言是謂侑禮建侯專國因而有命特進行前

尚書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上柱國酒泉郡開國公致仕唐休璟才實王佐行爲物範自綜理朝綱膋猷揆政文武必濟義存簡冊公忠不回誠亮始終逮子房休事廣德遺榮雖樂在黃金而慶逢蒼玉重其行賞孰若優賢宜傳帶礪益增土宇可進封宋國公食邑三千戸餘如故主者施行

封郭虔瓘潞國公兼食邑實封制

黃門聞鼓鞞之聲者則思於將帥裂土茅之賦者則念彼勲庸右羽林軍大將軍兼安西大都護四鎭經畧大使上

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郭虔瓘忠壯超倫智謨絶等決勝千里懷孺子之兵符通知四夷有老臣之戎律往者鎮於荒裔獨守孤城煮弩而其人益堅引弓而彼衆不敵故得受子染鍔名王解辮穹廬掃地而將空沙漠聞風以歸附功則茂矣朕實休之宜誓山河開其井邑可進封潞國公食邑三千戶仍賜實封一百戶餘並如故主者施行

加王琚等食實封制

門下古之書甲令銘太常若不撫翼青雲馳光白日未有君則議賞速爲善而知勸臣亦避榮保流謙而益受豈非

君臣之際感通之理然也新除銀青光祿大夫守戶部尚書崇文館學士趙國公王琚體融純粹鑒徹精微謨猷濟時詞學辨政新除銀青光祿大夫守工部尚書楚國公姜皎宏才倜儻勝氣清明含章挺發臨事條解新除銀青光祿大夫殿中監宋國公李令問居惟密靜胄實勳華率禮而和立言以信或受釐則問或捨講相得非直蕭曹不遠自我之舊故能管樂咸起致予在斯頃掃群兇繄賴其力爰升茂寵同錫厥位誠非易奪義所難違俾增秩於掖垣更回班於殿省仍加井邑以答元勳琚可行中書侍郎俸

祿防閤品子課等一事以上同三品給加食實封二百戸通前滿五百戸皎可殿中監仍充内外閑廐使加實封二百戸通前滿七百戸令問可行殿中少監兼知尚食加實封二百戸通前滿五百戸散官封學士各如故主者施行

封皇第二女爲常芬公主等制

黄門諸女皆封先王之制第二女等慶聯霄漢體自穠華常閲禮於后庭必聞詩於師氏朕撫臨億兆憲章古昔俾裂河山之賦用疇湯沐之恩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封姚崇妻鄭國夫人制

黃門兵部尚書兼紫微令監修國史上柱國梁國公姚崇妻滎陽郡夫人鄭氏榮河地緒簪組家聲輝相門以才淑冠邦族而婉嫕蘭儀蕙問式備言容習禮聞詩載兼圖史金彝作輔爰開土宇之封石窌承榮宜表珩璜之盛可封鄭國夫人主者施行

進封賀蘭琬母楊氏宏農郡夫人制

門下太僕卿員外置同正員賀蘭琬母楊氏家臨桃塞門映蓮峯賦賁實於周詩承累葉於台相言成箴戒淑慎其儀德憲圖史閑和其性正家貽則從宅成規姻親載隆寵

章猶闕宜比絳紗之學用膺青綬之命可封宏農郡夫人主者施行

睿宗受禪制

門下天下神器非上聖無以運其機域中大業非元良無以固其本欽若靈命寅奉神宗屈己順人用安四海承祧主鬯實貞萬國頊者家臻大憫在疚惟憂梟獍滿衢豺狼塞路武職戎政必任凶族國要時權咸歸逆黨社稷之守但望包桑忠義之懷誰其攴棘階禍稔惡伺隙乘閒煩言碎辭所不勝述皇太子隆基正氣凝姿端命毓德自家刑

國英徽日甚移孝爲忠雄謨電發北軍馳入掃欃槍於紫微南宮反正開日月於黃道平亂寧國翼戴朕躬一旅不勞功逾復禹七德咸舉事邁興周聲應吹銅望歸當璧今遣司空讀冊侍中授璽實由立義豈曰尚親承華肇開元嗣以建方流樂風之緒宜申洊雷之澤（一作宜申洊雷之澤仍紀景雲之瑞）朕爰初踐極喜氣呈祥天人叶心象緯昭晛官名有紀年號用憑可大赦天下

贈重俊皇太子制

門下朕聞曾氏之孝也慈親惑於疑聽趙虜之族也明主

哀而望思歷考前聞率由舊典重俊大行之子元良守器往罹構閒困於讒嫉莫顧鈇鉞輕盜甲兵有此誅夷無不悲惋今四凶咸服十起何追方申亦暈之冤以紓黃泉之痛可贈皇太子主者施行

依王公等請上尊號制

門下朕聞天授命者爲天所子人歸德者爲人之主故崇高有莫大之尊司牧有非常之號蓋承天敘而立人極也我唐丕業克開之初朕以眇身託元元之上紹休聖緒欽若昌圖戢多難而拯綴旒蕩羣兇而夷觸柱下安區宇上

戴君親朝廷以乂家國以治斯又叶天心而從人願也太
上皇釋海内之重負官公字闕一之遠情以朕功宣提劒運
膺拜紐笈奉睿謀總親庶政日愼一日問安以慶於三朝
爲子爲臣順色靡違於五讓虔共若厲寢興是祇賴遐邇
宅心戎夷内面奠淳風於寬大思致俗於仁壽而王公卿
士獻書草議陳帝王之籙考天人之符廼以鴻名加於菲
德然則徇至公之議難以私拒當至誠之請不可詞奪涉
川罔濟當宁興懷敬遂禱祈益增寅畏所請上尊號曰開
元神武皇帝者宜依有司可涓日練辰虔告郊廟詳諸舊

典備禮進冊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主者施行

禁斷錦繡珠玉制

勅朕聞召公曰弗作無益害有益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斯乃聖人之至言矣叔代遷訛倂王驕縱惟崇於玉盃象筯不勝於捐金抵璧好之者君也習之者人也即用匹帛服長纓之類歟朕爰在幼沖每期質樸手未曾持珠玉目未嘗覩錦繡願言其志造次不忘自寅奉休圖勉康政道常想漢文衣綈之德晉武焚裘之事竟未能令行禁止敦本棄末朕甚懼之今王侯勳戚下洎廝養所得者重於

遠所求者貴於異雖雕文刻鏤衣紈履絲習俗相誇殊塗競爽有妨於政無補於時豈朕言之不明教之未篤也且一夫一女不耕不織則天下有受其飢寒者今四方晏如而百姓不足豈不以尚於珠玉珍於錦繡墾田疇而奪其務出布帛而害其功歟其珠玉錦繡等自今以後切令禁斷如更循舊弊並歸罪長官仍令御史金吾嚴加捉搦州牧縣宰勸督農桑待至秋收課其貯積使人知禮節俗登仁壽有司仍爲條例稱朕意焉

張說監修國史等制

勑古之王者代有史臣以日繫月屬詞比事舉而則書用存有法事而不法是謂空言蓋褒貶之重慎也自非經術文雅進德修業出忠入孝匡俗佐時惟朕寳臣有邦良輔者孰可綜覈班紀發揮蒼籀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上柱國燕國公張說銀青光祿大夫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三品上柱國梁郡開國公姚元之等並可監修國史餘各如故主者施行

洗滌官吏負犯制

黄門朕聞顏回知過不無過也蘧瑗知非不無非也孔子

曰過則勿憚改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此則古之賢人所未能闕一字朕祗膺駿命光闡鴻猷思革穨風以清貪吏作程者不要於密貴於必行行令者不要於嚴貴於適中比歲或使者廉按或憲司繩糾未能發明大體頗亦委曲小疵殊異恢恢之言遂行察察之事一從過誤永黜彝倫銓管不許其弃瑕簿書寧容其刷恥懷才則每歲見斥登用則終身蔑聞靜言思之誠未爲得夫學以從政祿以代農代農不可易業從政不可紊序永鑒前弊當無廢人改而更張朕之志也官人負犯經洗滌赦闕一字者宜並除痕選日

量舊資依選例處分諸使通狀事或有枉斷豈無失承前
要須刦累通狀人然始爲雪各懼罪及致有冤人其訴枉
屈人任申牒刑部事狀似枉者爲牒本使勘問盡其道理
無本使者追本案爲其尋究應雪者本司斷後委左右丞
更審詳覆然後牒所由闕一字司除痕幷牒紫微黃門附簿
諸處百姓若被勾徵使人貪功旣不納理州縣承勅又不
敢放或已輸已役重被徵收或先死先逃勒出鄰保欲令
貧弱何以安存自今以後有隱欺須勾者宜勾當年若事
連去年者亦通任勾隔年以去更不在勾限其官典及前

官隱贓在腹内者不在此例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誡百寮與供奉人交通制

勅朕聞事君者必在至公行已者貴乎獨立如聞供奉近侍之輩比日因循廣有招攜未能周慎爰與朝列頗相關茸苟非親表不合數至門庭多行請託便涉趨附眷言此弊須革前非宜體朕懷深自戒勵自今已後百官輒不得與入内供奉往還

戒勵官寮制

門下法之所設本以懲非令之必行期於禁止致理爲要

何莫由斯至如官典受贓國有常法承前雖有處分在外多未遵奉且不戒視成爲暴不令而罰爲虐豈含容之日久將訓導之未明歟朕情存盡一過欲不貳恐愚人陷罪莫識隄防姦吏狥私自嬰徽纆永言於此明發興懷今日已前既往不咎從今以後有犯必繩朕不食言爾無荒怠所以勤勤懇懇豫戒凡百者葢以罰止罰可不慎哉告示遐邇令知朕意主者施行

遣姚嶲陸象先等依前按察制

黄門古者協和萬邦疇咨四岳柔遠能邇明目達聰以變

於人也自朴散醇漓割方回直失於德者格之以禮失於禮者助之以刑故懼羅網而畏簡書必振其綱而操其柄庶乎舉政之要也間歲天下諸州岳牧先充本道按察誠以今之刺舉昔之率連蓋欲爲吏之黜陟審人之愁苦中念作姦犯科獲罪相次棄本或尤於拙匠采葑不遺於下體由是申命有司咸多敘用至於按察暫令休罷夫泉有魚矣雖見則不祥林有獸焉而爲之不采與其存而勿用孰若狎以翫之俾便於時復修其政銀青光祿大夫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姚嶲處置兵馬使上柱國兖國公陸象先

等早藴宏量深甄大體清能勵俗仁以敦風必將檢御權豪昭明淑忒宜興化以樹善佇責成而求當可依前件餘各如故一事以上並準舊例處分本道所隸之州有偏遠不穩便者仍令所司量宜分割永爲定額訖奏聞主者施行

遣王志愔等各巡察本管内制

黃門上天降禍大行太上皇厭代升遐俾予一人煢煢在疚攀號荼毒觸向摧隕百辟卿士等上遵遺詔下狥羣心寰區任殷社稷務重資於聽斷不可暫缺遂力衰迷甫從

勤請恭惟顧託之旨思致和平之化雖在荒瘵敢忘負荷
是用泣血撫膺執喪視事夫后王者代天理物師表者助
朕理人物之所以茂育人之所以蕃庶葢遂其性而安其
業也朕每置旌進善仄席翹賢恐閭閻有愁苦之聲草澤
無明敭之舉吏或慢法官或非才因之致理且未爲得其
何以廉敗政恤寃刑問惸嫠招茂異寬賦斂節更徭使天
下爲無爲事無事也頃分連率則曰使臣將求人瘼克宣
朕命諸道按察使揚州長史王志愔廣州都督宋璟益州
長史韋抗博州都督程行諶汴州刺史倪若水魏州刺史

楊茂謙靈州都督强循潤州刺史李濬荆州長史任昭理秦州都督張嘉貞洪州都督楊虛受梁州都督張守潔等並邁迹垂憲偉才通識有其直方無所迴避宜令各巡本管内官人有清介獨立可以標映士林或文吏兼優可以潤益邦政者百姓中有文儒異等道極專門或武力超倫聲侔敵國者並精加訪擇具以名聞其官人有老弱及久病妨於政理并才用劣下全不稱職者上佐已下委使人便停務其官交要者便簡清勤人權攝其京官及畿内州委御史大夫及吏部官長準此詳察錄奏諸道僻遠州及

嶺南道委使人量差判官分道巡按其天下囚徒慮有冤滯宜令大理寺及本巡使所在按理流罪已下非犯名教及官典取受並聽減一等收贖即使非理均事可疑者並杖以下罪並宜放免緣山陵所科夫匠等有父母年老家無中男已上者容其侍養不須差遣其河南河北遭蝗蟲州十分損二已上者差科雜役量事矜放百姓閒有不穩便事委按察使與本州長官商度隨事處分奏聞布告遐邇令知朕意主者施行

遣御史大夫王晙等巡按諸道制

勑苛慝不作人斯無怨寛猛相濟政是以和周禮以官刑糾邦理以官敘正羣吏允迪前烈式惟舊章且夫寰宇至大不可以周覽黎甿至殷不可以獨化熙我庶政實惟具寮茍非其才罔以稱理朕惟夙夜不遑晏寧言念政道載深宵旰頃開元之初分遣按部糾擿姦犯煩閙懲息以其事久則煩尋亦從其停廢緜以歲月浸成寛弛今聞在外官寮多違憲法牧守則寄任兹重令長則祿秩且優亟聞侵竊屢有章奏雖賜金爲惠未愧張武之心而還珠表德罕見孟嘗之政豈敦諭之意未孚於就列將貞高之節有

謝於前修永懷於此良用沈歎且政寬而慢法弊則通弛而張之庶其致理御史大夫王晙等並識通政要位以才達茂其聲實宏此憲章宜分命巡按以時糾察巡内有長吏貪擾訟獄冤滯暗懦尸祿苛虐在官即仰隨事按舉所犯罪狀並推鞫準格斷覆訖聞奏仍便覆因夫牧宰之任教道是先錄曹之職綱紀斯在其有政績殊尤清直獨立者咸以名薦舉餘官有清白著稱及諸色不善各别爲科目同狀奏聞其尋常平狀無不須通俾夫善取其尤罰無所濫疎而不漏密不爲苛必將正其源流宏彼綱目不可

總此煩碎擾其吏人應是州縣常務事非損益者使人吏不須干預其百姓麥下不支濟應須處置事有不便於人須釐革者與州縣商量處分訖奏聞宜副虛佇之懷以光澄清之舉其外官充使者至明年冬入朝京官須奏任量事來去判官任使簡擇各依前件

命呂休璟等北伐制

門下朕聞守在四夷葢安人以和衆加於百姓豈窮兵而黷武然則日之所出弗俾於化故知天之所討必龔其罰自默啜虔劉肆暴桀驁反常獨爲匪人假命驕子者有歲

時矣雖奉書就邸或遵於聲朔而控弦犯塞已毒於疆場
朕惟務懷柔每存含忍遂使庶邦憤積稽其六月之師逋
寇禍盈窮此百年之運金山道前軍大使特進賀獵毗伽
欽化可汗突騎施守忠二庭貴緒萬里威聲忠而善謀勇
則能斷自膺殊禮名寵於外藩思立大勳志勤於中國兼
遣弟右監門衛將軍守節長驅沙漠直指金微黙啜鼻其
種類來相抗拒近殪於鋒鏑之下已若亂麻遠慮於廟堂
之上將同破竹堅昆在右犄角而東並累獻封章請屠巢
穴朕又聞不得已而用者孰若兵機不可得而違者迺符

人事永言取亂宜戒徂征右領軍衛將軍兼檢校北庭都
護碎葉鎮守使安撫十姓呂休璟心堅鐵石氣横風雷始
則和戎之利先得晉卿終而逐虜之功方邀漢將可為金
山道行軍大總管北庭副都護郭虔瓘安處哲等懷才抱
器蓄鋭俟時慣習軍容備知邊要並可為副大總管領瀚
海北庭碎葉等漢兵及驍勇健兒五萬騎金山道前軍大
使特進賀獵毗伽欽化可汗突騎施守忠領諸番部落兵
健兒二十五萬騎相知計會逐便赴金山道朔方道行軍
大總管右武衛大將軍攝右臺大夫同中書門下三品上

柱國韓國公張仁亶文武將相莫之與京心腹大臣是所緊賴當分閫之任受升壇之律常願身先士卒不以賊遺君父與副大總管右監門衛大將軍魯受信等領蕃漢兵募健兒或用絶羣飛騎城傍等十五萬騎赤水軍大使涼州都督司馬逸客外寛內明正辭直道摽慷慨之節曾不顧身蘊經營之志期於盡敵與右武衛將軍陳邸右金吾衛翊府中郎將李元通副使右驍騎衛鹿陵府折衝能昌仁左衛神山府折衝陳義忠等領當軍及當界蕃漢兵募健兒七萬騎豐安軍大使靈州都督甄粲副使張趙璧常

元寂等領蕃漢兵馬六萬騎防禦羣牧大使臨洮軍使甄亶領當軍莫門積石等軍馬募及秦蘭渭城等州大家子弟總二萬騎建康軍使甘州刺史李守徵玉門軍使肅州刺史湯嘉惠墨離軍使瓜州都督李思明伊吾軍使伊州刺史李脊交等各領當軍兵馬與突騎施守忠呂休璟等計會共為表裏莫不運其長策悉心而効六奇接以短兵指掌而論七縱使天陣齊舉雲罝備設賈勇於飲醪之夫以一當萬揚威於汗血之騎左縈右拂咸挈鼉斬蛟曳牛佩豕必能力簸窮海聲壓大荒刈谷蠡之庭拔扶渠之壘

不遑渭橋之拜已見隂山之哭然則持旌節執金鼓者所以問不賔誅首惡而北夫不誡復迷則凶俾存開網之仁預軫焚舟之歎休璟所領兵馬甲仗一事已上仍依別勑處分主者施行

命姚崇等北伐制

黄門朕聞上古聖王之政理則教之以戰陳之以兵葢威不讋而服不順也故始於禁暴終於偃革斯不得已而用之朕以寡昧誕膺鴻業思欲率於動靜歸之教化豈要荒之外棄爲匪人而亭育之中視則如子罔不遵我文軌修

其貢賦歳時相望道路抵屬而黠啜素稱桀驁鳴鏑於狼居頃自懷柔屢書於象魏朝廷所以許其通好議以和親使臣累齎繒帛侍子令襲冠帶庶中國無事長城罷守戢干戈而銷劒戟者朕之意焉豈謂我盟不渝爾約斯背伊庭之際遂敢侵軼西北偏隅尚聞嘯聚雖摧其精銳而困於圍逼此不虞之失也朕甚憐之犬羊無親不可恃信而輕敵熊羆有勇咸能宣威而制勝朕由是詢卿士之奏攬英雄之心謀元帥而得佐軍恢遠圖而舉長策隨時之義其在豫乎兵部尚書兼紫微令監修國史上柱國梁國公

姚崇天假其才日新厥德禮義爲本居有四鄰謨猷是先坐知千里以仲山甫之操管夷吾之能智湧泉而不窮精貫日而愈厲信廟堂之柱石鼎鼐之鹽梅必能奮爾六奇光我三傑可持節靈武道行軍大總管管内諸軍咸受節度右領軍衛大將軍兼檢校單于大都護鎮守軍使張知運寬厚沈毅外方内直威而勇決自攝單于之臺惠則撫循咸仰將軍之樹可中軍副大總管權檢校原州都督李欽憲家承將相器兼文武求古人之節臨事不回讀前史之言好謀而斷可左軍副大總管檢校左威衛將軍靈州

都督呂休璟慣知邊要久探戎律誠期報國去病安用家為奮不顧身伯昭不持賊遺可右軍副大總管左驍衛將軍論弓仁右金吾衛大將軍勿部珣左領軍衛郎將攝本衛將軍張直楷單于副都護臧懷亮右領軍衛中郎將王海賓前朔州刺史劉元楷右武衛郎將楊楚客并州定清府果毅元蕭然等頗牧為用關張其敵懷才倜儻嘗邀百勝之功立志經營備習九章之訓弓仁及珣並可前鋒總管直楷可左虞候總管懷亮可右虞候總管海賓元楷楚客蕭然等並可行軍總管太僕少卿田崇璧鄜州刺史韓

思復等强力從政精心在公知無不爲利有攸往入𢿙事
典省閣稱其閑練出綜條察吏人畏其嚴明崇璧可兼行
軍長史思復可兼行軍司馬兵部郎中李休光司勳郎中
張敬忠兵部員外郎王上客刑部員外郎楊欽明江州别
駕李邕等或特達珪璋所謂登壇之寶或翩翩書記曾聞
及畱之詞可以光贊出車宏宣入幕並可行軍判官靈武
軍兵加滿十萬人舊馬既少宜於内外閑廐抽壯馬添滿
六萬𦣝原夏等州要害處亦量加馬其後軍兵六萬人馬
二萬𦣝先來㸃定宜令衞尉卿李延昌左羽林將軍楊敬

述等至冬檢閲且當處團結待後進止其有先鋒破賊斬馘摧堅功効灼然者並委軍將便定功賞不須限以常格總管以下有損失兵馬不能力戰棄軍逃命者便殺其有棄軍入賊不能死節者妻子依叛縁坐法凡此和衆誓於師兵統燕犀冀馬之雄屯斬蛟挈黿之勇鼓鼙沸野旌旗彗雲豈式遏於河塞方震驚於沙漠於是乎簞醪以信之芳餌以賞之戮揚干之僕必行其令持穰苴之兵不枉其法堅壁清野則投石而有餘追奔逐北則掃塵而無類俾權宜於閫外仍布告於天下暫勞永逸在此行焉主者施

行

命薛訥等與九姓共伐默啜制

黃門朕聞天所與者奉天命而不違人所棄者順人心而必伐由是古先帝王光宅區縣實仗威武用清荒戎時義遠矣默啜以叛亡餓隸凶忍遺孽敢迷聲朔獨匪人臣稱皆所召祆不自作舉其巢穴盡是離心瞻我闕庭相望內面猶竄身於寒苦且寄命於旬時當胡運之已窮在軒兵而可逐九姓部落等忠誠貫日義烈聞風數其擢髮之愆成於屈指之計請除驕子累遣使臣摧鋒而願先驅蓄銳

而期後命右羽林軍大將軍朔方道大總管薛訥左衛大將軍安北副大都護兼剡王府長史平郡公張知運右羽林軍將軍兼涼州都督赤水大使楊敬述右騎衛將軍論弓仁左武衛將軍大武軍大使于仁誓右武衛將軍豐安軍大使杜賓客豐州都督西受降城使呂休琳勝州都督東受降城使邵宏左金吾衛大將軍迴紇伏帝匐右衛大將軍渾元忠左衛大將軍似和舒右武衛將軍兼賀蘭州都督契苾承祖等或出將入相有經濟之才或敦詩閱禮有韜鈐之算或嫖姚仕漢有遮虜之勳或由余入秦有伐

戎之策謀彼元帥擇於佐軍可以授旗遂行推轂而進訥可中道大總管賓客宏休琳等爲副知運可東道大總管弓仁仁誓爲副敬述可西道大總管伏帝匐元忠和舒承祖等爲副各領馬兵二萬人與九姓計會三軍既整百道齊入吳鈎楚練照曜陰山之峰冀馬燕犀張皇窮漠之地況彼寇惡積我師義動知存亡者觀其兆摧枯朽者鮮其力庶使彊埸罷候從此息人邊鄙不虞因而盡敵布告天下咸遣知聞主者施行

幸東都制

黃門朕聞遂物之宜上則聽其和樂違人之欲下則生於怨思一物安可弗遂萬人安可固違且先王卜征觀乎風俗大易順動應乎天地由是巡以五載尚徧於人寰設爲兩京況稱於帝宅東幸西顧乃其常也然朕以行必清道不爲無事至而供帳是則有勞故恤人之隱憂人不足於今四年矣遂使東土耆老傾心而後予中朝公卿屢言以沃朕或謂國之中洛王者上地均諸侯之賦當天下之樞陸行漕引方舟擊軑費省萬計利踰十倍更知夫便於物者非自奉以懷安嗟於人者豈不誠而阻怨於是乎見品

彙之阜因京坻之饒則無奪農矣陳太師之言獻史臣之頌則無缺政矣信可以備法駕乗陽春歸於成周布我時令以來年正月五日行幸東都仍取北路所司準式主者施行

至都大赦天下制

黃門周宅中土秦里上田皆王者之都也時邁觀風載巡展義皆王者之政也朕嗣守宸極頗移年所冕旒而視心每周於萬邦車轍所屆迹不出於三輔豈懷安以憚勞姑省費而休力然以設京師者不偏於西據奉宗廟者亦俟

於東征安可阻從人之心增徯予之怨是用闔陽發歲練日簡辰乘和風以應物御惠風以行令永言告至載叶伻來顧兹菲躬畏此鴻業下輦而有宮室即舊不加登臺而有山川覽今猶昔森然在目用軫於懷思宏遠圖俾作寬典不忘師古之義特布惟新之渥可大赦天下自開元五年二月三日昧爽以前大辟罪以下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唯謀反大逆不在赦限云云夫政欲清靜詞尚省要閒者思致於乂未臻其道文書盈几閣而吏益欺詔命下閭里

而人莫諭得非失於牴牾弊在煩蕪邪簡而易從禁則難犯令式格勑有不便者先令尚書省集議刊定宜詳厥衷合於大體亡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敢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赦書日行五百里布告天下知朕意焉主者施行

幸長安制

門下覲俗省方所以愛人治國尊崇廟號所以事神享親欽若昔典此言大哉朕祗膺鴻業積念咸秦去歲欲幸洛京已發成命旋屬重營太廟因將中止誠以其繩則板功

且未即展軨玅駕信弗可違終肆勤於東方恒載馳於西土流碁不駐通喪永畢象居始成如在增慕朕之茲志日夕匪遑乃可以詩陳肅邕禮極禋祀神明之奥時惟雍州稼穡有年莫若關輔王假用告后來其蘇實獲我心俾從人欲可以今年十月取北路幸長安所司凖式務在節省無得勞費主者施行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五十四目錄

蘇頲五

處分朝集使勅

處分朝集使勅

處分朝集使勅

處分朝集使勅

處分朝集使勅

處分朝集使勅

令道士女冠僧尼拜父母勅

原減囚徒勅

焚珠玉錦繡勅

開元元年赦書

蘇頲五

嗣虢王邕同知内外閑廐勑

勑駔駿服皁軍國爲容苟非懿親莫允斯寄祕書監檢校殿中監嗣虢王邕地隆藩屏才藴忠賢以河間之碩儒膺舞陽之茂寵學窮四徹已綜圖書任司六尚式光軒冕必能駟馬舉筴兩驂執轡用聞玉臺之歌入侍瑶池之賞宜與張涉同知内外閑廐餘如故

命新除牧守面辭勑

勅自古帝王莫能獨理爰樹侯伯所以分政則今都督刺史之謂矣蓋欲亭之毒之納於富壽不夭不札以致和平朕受天眷命作人父母殷鑒遠圖罔知攸濟頃者都督刺史惟良是求而寂寥厥聲孰副虛想豈六條察舉未詢事以考言將三載黜陟不責實而求當遂令進之則易吏煩於送迎退之則難人務於茍且豈所謂安孤老長子孫之意耶漢宣由是興言劉廣爲之長歎誠有旨也今事謀伊始邦政惟新俾凝庶績思改前弊自今已後都督刺史每欲赴任皆引面辭朕當親與疇咨用觀方略到任之後宜

待四考滿隨事褒貶與之改轉諸州上佐五品已上應改轉限亦宜准此夫類其才則適用久其事則有恒致用執恒未聞不致於禮也咨爾在位可弗勉哉

搜揚懷才隱逸等勑

勑立政之本惟賢是擇朕祇膺大歷般鑒遠圖揚於王庭生此王國朕之所望久矣豈徵辟爲事未極於巖藪而高尚絶塵見遺於草澤將何以舉逸而勸貢然來思且才之或偏器罔求備固非臧文之智則尚其言收曲逆之奇則捐其行過而能改仁遠乎哉天下諸州有懷才隱逸跅弛

不調及失職寃人等並令諸道檢察使博訪具以名聞副

朕饑渴之懷庶廣搜揚之義

每日聽政勉勵百寮勅

勅三春布和萬物資始而去冬無雪以迄於今將何以敬授人時欽若天道豈政有所缺將教有不明致兹亢旱深有祗惕堯舜以百姓爲心禹湯以萬方罪已朕雖薄德匪敢遑寧自今以後每日聽政思宏道理俾康庶績至於日旰忘食未明求衣惟懷永圖朕之志也凡百在位可不勉歟

處分朝集使勑一

勑朝集使等朕自臨萬邦倏已三載何嘗不兢兢業業勵精政道思欲棄末敦本阜俗安人寰瀛之間日月以冀所以急於農務不奪人時富而教之庶乎可致夫苛政甚於猛武貪人比之蝥賊頃雖臨遣使臣未能澄正此弊或刻以害物或擾以妨農或背公向私或全身養望至使錢穀不入杼軸其空捐瘠相仍流庸莫返且四方事廣一人獨化共理之寄非卿而誰卿等至州遞相勗勵勤恤孤弱勸率耕桑各効清勤無或隳怠

處分朝集使勅二

勅朝集使等朕聞御寰瀛者不可以獨化養黎獻者必存於共理故專一方親百姓能致循良之術必無愁苦之聲非牧伯之賢疇離於此所以精求臺閣歷選縉紳常舉百寮之要以先六刺之重虛想佳政用成庶績自去冬入計者則循名責實詢事考言雖不無等差終未有殊異得非歲時或淺風教未洽耶故一切不除各再臨所典至於敬耆老恤煢弱止姦盜挫豪強人不忍欺吏不敢犯田疇墾闢獄圄空虛徭賦必平逋逃自復門杜請謁庭無滯留若

是者廼關乎職思可以力致至於弭災害集休祥尚德義崇禮樂儒風大長道化滂流耕夫克讓織婦知節草木不天昆蟲咸遂扇彼淳源登茲壽域若是者亦宏之在我仁遠乎哉豈惟祿秩就加當以公卿入拜其或靡副朝獎不恭朕言陟既有之黜故宜及勉旃俞往各勤我班瑞之分命

處分朝集使勑 三

勑朝集使朕聞天生蒸人溥於四海天有成命孚於萬邦必內立公卿外建侯伯后非賢罔使賢非后罔事借耳以

廣聽假目以遐覽則諭上旨通下情庶政諧而羣萌樂矣由是三考黜陟百官會疑昔之訓然耶朕以薄德祚膺寶位受乾坤之顧荷宗廟之靈懍乎若涉春冰如馭朽索責在司牧所賴分憂曷嘗不想望賢才馨香至化七年於茲矣咨爾羣岳實邦之良服勤政途深佇嘉績豈爲吏罕久與人未信何殊尤絕異寂寥厥聲恭惟永圖當副虛屬孔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漢宣曰庶人安田里無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以爲太守數易則下不安誠哉是論矣今之牧守古之諸侯寵數特加情寄尤切故躬饗廷內

則飲食宴樂幣帛筐篚入至朕前則敷衽以陳命席而對所冀仁且不遠言之必行以副朕憂勞之心託卿勤卹之助卿等宜慎厥始成厥終往欽哉祗守爾典操一州之統分六條之察念茲在茲用光我班瑞之命有賞有罰朕無戲言並即好去

處分朝集使勅 四

勅朕自君臨區域子育黎庶歲年是慎夙夜惟寅而誠或不孚政猶未洽所在旱澇屢覩章表因饑饉而爲理竭憂勞以養人非夫二千石孰應斯委下戶給之高戶貸之所

須賑恤並先處分至於常賦則著恒典檢據成損蠲減有條又近日以來中外少事差科調發殆至於無處馭通融當免於弊不知卿等從州來日百姓間得安穩以否其閭閻未便勑令有闕具以陳聞副我深寄時寒涉路並平安好且三兩日尋親識後取曹司進止

處分朝集使勑 五

勑朕聞諸禮曰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别矣其道然耶朕以虚薄祗膺景命荷宗社之靈當億兆之責曷嘗不昃朝晏坐畏天愛人思欲保其和樂躋於

仁壽則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每計吏還州與之陛見示其賞罰錫以筐篚亦云命而已矣而朝集使豫州刺史裴綱分典荆豫爲政煩苛頃歲不登合議蠲復部人有訴便致科繩縣長爲言仍遭留繫御史推按遽以實聞虐政弊人一至於此朕夙夜兢惕罔遑寧居尋遣使存問其諸道有損處已量加賑恤水旱不時實朕之過惠養失所分刺之由是用黜綱於嶺裔儆彼羣岳朕於蒼生若保赤子爲之均田邑制廬井必欲其時和年登遠安邇肅託於牧宰代以躬親故歷難其官誠經國致理之意也夫德

惟善政政在養人故土煩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鱉不大必也寬恕貴乎清靜諸刺史都督宜問疾苦拯貧窮杜侵漁察冤獄至於賦役務從減省深刻爲事人何以堪私惠苟行法或將墜理須折衷用存楷式其百姓有穩便者隨事條奏朕將親覽焉欽爾有官各勤爲政如風化允穆課績殊尤當擢之不次旌乃厥美凡百庶邦敬聽朕命

處分朝集使勅 六

勑朝集使古者覲羣后比萬國黜幽陟明循政思理罔之廢也朕以虛薄屬當期運受命穹昊司牧黎元何嘗不中

夜求衣分晝忘食欲其日月所燭霜露所墜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五穀豐植萬物阜安爲無爲事無事與能共化於兹八年矣而淳源未還至道猶鬱豈朕之不德耶將吏之不賢耶徭賦或繁耶綱維或紊耶故延入階陛躬問得失悉如卿所對則朕無憂矣書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語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卿等宜祗典厥職克正其身修於國章允兹朝寄因乎風俗示之訓誘必也道德齊禮以公滅私田里絶愁歎之聲邦家聞寬厚之化乃及優賞如或依勢作威倚法以削流亡未至教令不行加以

常罰自餘宜依别勅處分勤恤人隱以副朕懷並仰好去

處分朝集使勅七

勅朝集使等朕承天丕命子育萬方樹之師長俾敷景化將以固兹邦本致諸昇平而大道緬然淳風未暢租賦頗減戸口猶虛水旱相仍耕桑莫贍蓋朕之不德而吏之無方永言於兹良增歎息往歲河南失稔時屬薦饑州將貪名不爲檢覆致令貧弱萍流外境責在致理有從貶黜因兹以來率多妄破或式外奏免或損中加數至如密州去秋奏澇管戸二萬八千八百不損者兩戸而已無田商賈

之流雷同入數自餘諸州不損戶即丁少得損戶即丁多天災流行豈應偏併皆是不度國用取媚下人曩之刻薄也如彼今之踰濫也如此不副朕意一至於斯踈怠之僣雖已會赦尸曠之跡豈不多慙當令所司比類澄汰卿等與朕共理實惟分憂各勉思政途以匡不逮其百姓閑事物去冬赦書已處分訖若人有疾苦鄉有姦豪不勸農桑不崇學校並宜敦勸以正風俗逃亡之戶必藉招攜差科之間務令停減如臺省處事有不穩便於時者具利害聞奏勿復依隨以損百姓卿等至州之日宜一留意用綏我

庶人並即好去

處分朝集使勑八

勑朝集使等朕君臨寓内子育黎元何嘗不脩易愛人勤恤庶政天下至廣不能獨任故樹之方牧咨其共理而淳化未敷至道猶鬱庸賦尚減戶口且虛水旱相仍倉儲莫贍無聞慈惠之政未息凋弊之流豈朕之不明兩吏之無術言念於此用惻于懷卿等是行勉思厥政百姓間有鰥寡惸獨不能存濟者務令優養游業浮惰不勤稼穡者將令懲肅敦以學校勸以農桑差科之閒務使平允逃亡之

戸兼藉招攜令其下人使得蘇息諸州遭澇之處多是政理無方或堤堰不修或溝渠未洩頻已處分竟無承稟常破租庸是何檢校至州之日各宜勤勉應合修塞開導宜預施功若不蹔勞何以獲利已令御史分知訖宜勵所職勿犯常科今考績深者已有除改資歷淺者更佇良能應還州人已令所司各與賜物待駕發後三五日別親識並即好去

處分朝集使勅 九

勅朝集使等宏風善俗寄於良吏求瘼恤隱職在親人朕

並建藩牧擇其師長欽若古訓俾人用康而教化或未洽黎甿或未寧攘竊者或有犯禁逋亡者罕聞復業豈朕敦諭之道尚缺而牧宰之訓未明歟永念於此不忘旰昃卿等咸承朝寄分掌外臺共理之道期於康濟至若率身以正馭衆以仁而下不化者未之有也卿等還州宜禁侵漁絕浮惰惸獨鰥寡尤資惠育盜賊祆訛特宜禁斷其征鎮人家每須優當科斂之事必在均平頃者水災薦及河朔朕思無不至憂彼元元發倉廩漕江淮以賑之蠲租稅停征役以安之今屬春陽布和農事方起慮有乏絕致妨農

桑雖已遣使安撫或恐事未周贍如有不支濟者即便量事賑給諸道有損之處亦宜准此朕不欲一物失所衆情不遂納羣生於仁壽躋大化於昇平卿等各宜恭守朝章宣布朕意雖萬方有罪敢忘在予而三載考績須徵行事安人稱職可不勉歟並宜好去

令道士女冠僧尼拜父母勑

勑夫孝者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故上自天子下至庶人資於敬愛以事父母所謂冠五常之表稱百行之先如或不由其何以訓如聞道士女冠僧尼等有不拜父母之禮

朕用思之茫然罔識且道釋之教葢懲惡而勸善父子之儀豈緣情而易制安有同人代而離怙恃哉哀哀父母生我勞瘁故六親有不和之戒十號有報恩之旨此又窮源本而敵宗極也今若爲子而忘其生傲親而徇於末背禮而强名於教傷於教則不可行行教而不廢於禮合於禮則無不遂二親之與二教復何異焉自是已後道士女冠僧尼等並令拜父母喪紀變除亦依月數庶能正此積弊用明典則罔虧愛敬之風自叶仙眞之意

原滅囚徒勅

勑惟刑恤哉古之道也朕撫臨四海茂育萬邦思致淳風登諸壽域期畫冠而不犯故闕羅而在宥念兹下愚自抵常法時屬盛夏天其養長在物最靈惟人爲貴朕處臺榭猶有鬱蒸之毒彼居囹圄能無憯怛之憂故遣紫微黄門備加按省覽其所奏用憫於懷爰矜可恕之罪必務惟輕之義將布寛惠俾從原減宜依前件

焚珠玉錦繡勑

勑朕聞珠玉者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故漢文云琱文刻鏤傷農事錦繡纂組害女工農事傷則饑之本女工害則寒

之源又賈生有言曰夫人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制衣則寒饑寒切體慈母不能保其子君焉得以有其人哉朕以眇身託於王公之上曷嘗不日旰忘食未明求衣思使返樸還淳家給人足而倉廩未實饑饉相仍水旱或愆糟糠不厭靜思厥故皆朕之咎致有漿酒藿肉玉食錦衣互相夸尚浸成風俗夫令之所施惟行不惟反人之化上從好不從言是以古先哲王以身率下如風之靡何俗不易此事近有處分當以施行朕若躬服珠玉自翫錦繡而欲公卿節儉黎庶敦樸是使揚湯止沸涉海無濡不可得也

是知文質之風自上而始朕欲捐金抵玉正本澄源所有服御金銀器物今付有司令鑄爲鋌仍别置掌以供軍國珠玉之貨亡益於時並即焚於殿前用絶浮競至誠所感期於動天況於凡百有違朕命其宮掖之内后妃以下皆服澣濯之衣永除珠翠之飾當使金土同價風俗大行日用不知克臻至道布告遐邇知朕意焉

禁斷臘月乞寒勅

勅臘月乞寒外蕃所出漸漬成俗因循已久至使乘肥衣輕競矜胡服闐城溢陌深玷華風朕思革積弊返於淳樸

書不云乎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人乃足況妨於政要敗紊禮經習而行之將何以訓自今以後即宜禁斷

禁斷妖訛等勑

勑釋氏汲引本歸正法仁王護持先去邪道失其宗旨乃般若之罪人成其詭怪豈涅槃之信士不存懲革遂廢津梁眷彼愚蒙相陷坑穽比有白衣長髮假託彌勒下生因爲妖訛廣集徒侶稱解禪觀妄說災祥或別作小經詐云佛說或輒畜弟子號爲和尚多不婚娶眩惑閭閻觸類實

繁蠹政爲甚刺史縣令職在親人拙於撫馭是生姦宄自今以後宜嚴加捉搦仍令按察使採訪如州縣不能覺察所由長官並量狀貶降

禁斷大酺廣費勅

勅禮存寧儉書戒無益約費嗇財爲國之本至如賜酺合晏正欲與人同歡廣爲聚斂固非取樂之意況日徇於奢是不誠也心勞於僞是不經也殷鑒於此良用憮然自今以後兩京及天下酺宴所作山車旱船結綵樓閣寶車等無用之物並宜禁斷

禁斷女樂勅

勅朕聞樂者起於心心者動於物物不正則不可爲樂樂不和則不能理人況天生黎蒸區別男女外則導之以禮中則由之以樂苟或不臧孰云致禮自有隋積靡庶政彫弊徵聲徧於鄭衛衒色矜於燕趙廣場角抵長袖從風聚而觀之浸以爲俗此所以戎王奪志夫子遂行也朕方大變澆訛用清淄蠹眷茲女樂事切驕淫傷風害政莫斯爲甚既違令式尤宜禁斷自今以後不得更然仍令御史金吾嚴加捉搦如有犯者先罪長官務令杜絶以稱朕意

幸新豐及同州勅

勑虞之四朝且編區寓漢之三輔本同京師善於古者考於今發乎邇者應乎遠若順豫之事缺則紊於王制巡遊之典備則慮於人勞朕受命膺期勵精設教幸乾坤幽贊風雨咸若百物既阜三農已登同穎薦於宗廟穭穗生於郡國我無大桀實欣於歲取人有小康未果於時邁但左翊之地近入黃圖新豐之邑甫鄰青綺山川宮館咫尺相望欲過灞亭而涉瀐經沙阜而臨渭見彼耆耋問其疾苦察長吏之政恤黎甿之冤蓋所以展義陳詩觀風問俗始

自畿甸化於天下宜以今月二十五日幸長春宮停五日緣頓所須並令所司支備一事以上不得干擾州縣發日唯量將飛騎萬騎行更不須别遣兵馬及妄有科喚朕此行之處不得進奉在路有稱冤苦州縣不能疏決者委御史金吾收狀爲進各勉所職副朕意焉

居大明宮德音

黄門朕聞養人者謂之司牧非逸於人上事天者謂之帝皇葢御乎天下故作爲棟宇以避燥濕居於臺榭以順高明斯乃奉時令布政教也朕以不德祗膺睿圖寶十家之

產愛兆人之力未嘗興工於土木役思於池籞冀之休又以致雍熙自律應長贏時方大暑溽雲屢起溫風且至伏以太上皇宴居珍衛滌慮清閑迹不往於甘泉心每期於汾水朕侍於左右以奉晨夕助元默之化則虧於聽理當炎蒸之序又瀆以囂煩惕焉載懷敢忘順色然大明創兆先聖所營即舊不加因時而往千門萬戶外雖謂於別宮一日三朝中自連於複道下所以寧問安之懇上所以資習靜之娛實獲我心俾康政理古有服重裘者則念人之寒居夏屋者則念人之熱況比歲阻飢甫田不稔或愚人

陷罪囹圄土犴冤凡厥庶寮將何以恤兩京及諸州宜令長官親理冤獄除犯名教及官典犯贓并緣妖僞以外餘罪徒以下咸宜放免其有茂才異等拔萃超羣緣無紹介久不聞達者咸令自舉朕當親問其應宣撫咸使名聞舉人試第四等宜准舊例別加優奬見任人各量與改轉前資常選人至冬依選例與處分其未出身者兼授散官先天以來軍將押衙官等在陣戰亡者令本軍勘實奏聞其妄說災祥誑惑閭里并令州縣長官等嚴加捉搦仍令御史金吾防察糾糺有能直言極諫補朕之闕者各封進狀朕

將親覽如有可採當加擢其皇親諸親及東宮承優任員外撿試等官近停令亞冬處分者有家道貧迫情願外任者亦令所司勘績闕量才注擬其緣坐流人處置有輕重不類者令所司勘會聞奏主者施行

冊嗣澤王文

維景龍四年歲次庚戌五月辛亥朔二十八日戊寅應天神龍皇帝若曰夫親先之義始自國家嫡後之封終傳土宇咨爾故澤王男義瑾授桐貽緒訓闕一字垂芳性夙宜於禮樂行盡成其忠孝是知周之曲阜元子建侯漢之平臺

共王襲父推其繼美俾爾宜乎是用命爾爲嗣澤王於戲率由軌訓祗服彝典故可以不驕不矜廼惠廼順北暨於上黨南臨於太行偉其井邑光我藩屏往欽哉

冊汴王邕文

維景龍四年歲次庚戌五月辛亥朔二十八日戊寅應天神龍皇帝若曰易不云乎義崇於利建書不云乎道尚於敦睦故知樹藩屏者以奉先王之言强宗室者乃歸諸父之允咨爾金紫光祿大夫行祕書監檢校太尉殿中監知隴右三使仗內諸閑廐上柱國嗣虢王邕爾門膺曾拜地

冠虞封本以忠孝仁義之規成乎宣慈惠和之業思窮占兩沛經不測其精詞高賦月陳詩莫踰其麗匪惟政修中夏稱於虢叔固以姻連外戚寵則吾姨遂能在位不驕鳴謙自牧造次何者寧忘服儒從容謂之最樂爲善加以望隆才位聲軼典司動則有恒靜而無撓載刊三豖廚委於殺青爰捧六龍廐塡於伏皁故可以榮絕乎四履位徽乎九説夫陳留者徙梁之邑在浚之郊井邑遂割於鴻溝舳艫遠通於巨壑雖帝堯遺俗國中承重厚之風而王武舊邦天下擅膏腴之地親旣賢矣我圖爾居是用命爾爲汴

王於戲爾其敏厥行祗厥典思不怠畏不法取則前鑒罔貽後羞行作我唐藩以惠於汴土慎之哉其保朕之休命

上開元神武皇帝冊文

維先天二年歲次癸丑十一月辛酉朔二十八日戊子攝太尉臣某等文武官六千五百一十四人言臣聞厥初生人首出庶物物不自理惟后可以康乂后不自專惟人所以歸往古先哲后安人育物表功崇號不可避也皇矣上帝臨於巨唐降氤氳垂耿光重熙而累盛至太皇而授聖皇臣等敢稽首而言曰曩者景龍之末長蛇縱禍陛下慮

宗社之墮提劒而夷之則因親以尊主問者朝有賊臣天罰大憝陛下拯邦家之難援旗而勦之則措枉以舉直戮不及嗣惡惟其魁思與王公卿士下逮元元揚闡擇而育和氣臣又聞軒夢華胥堯期姑射未有一其道而順太皇之心文王昭事武王緝熙未有一其時而居聖神之位褰裳釋重至公也端冕嚮明至孝也使九族敦敘百工允釐東西南北砥礪聲教彼靈有四招翠黃而可乘我寶有三捐珠玉而不御然猶發揮禮樂馳騖典墳論思獻納進善從諫日慎一日上稽乎天意下考乎人謀卓哉協元符而

鑠靈命者也夫開者泰也罔不亨元者善也罔不利神者聖也罔不通武者威也罔不服臣等不勝大願昧死上尊號曰開元神武皇帝謹上玉冊玉璽臣等誠惶誠恐死罪死罪謹上

開元元年赦書

黃門朕聞聖人無心同於吹萬上皇有道契於明一居天下之尊者莫大體其大以照臨成天下之務者至公順其公以康濟故能稽昌歷考元符通於神祇格於上下鴻名不可以深拒盛典不可以固違斯豈在予而徇於物也朕

以非德丕承聖訓掃除欃槍保衛宗社內問安以承志外聽理以推誠始自朝廷納之以軌物終加蠻貊洎之以聲教欲令跂行喙飲含齒戴髮去其夭札蠲其疵癘每乾乾於紫座寧自貴於黃屋而凡我羣辟顧斯兆庶以為人謀協從天意欽若王者人所歸也帝者天之號也歸之者以德號之者以功然號以功成則功不可以不表歸以德厚則德不可以不厲朕猥屬與能之運遂忘沖讓之私將逮臨寅之歲首甫擇建子之天統是用發揮景命受兹禮冊夫循名者責實謀始者慮終勉而全之非敢自滿所以克

已思政唯懷永圖懼弗勝荷用多慙惕赦令所作其來尚矣是則姦人之幸嘗思奔馬之喻朕但欲令其畏惡化之爲善庶比屋可封豈開羅爲惠朕之此志每用形言頃屬冬序頗愆農澤洎簡辰練日有司備禮則上天同雲北風雨雪意者將乘廣慶必待湛恩宜行宥過之典以叶隨時之義可大赦天下改先天二年爲開元元年自開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咸赦除之云云禮尚於儉書誡於奢朕方歸敦樸以存勸沮至於乘輿服御及土木之功蠲除

撙節貴從簡省王公以下宜識此心欲將先自朕躬冀能化行海內薛伯陽以凶魁之子合寘嚴刑緣尚主之恩特令遠貶旋念從夫之禮深矜自我之出宜復舊婚再承新命可唐州別駕員外郎置同正員郭元振往立大功保護於朕頃因閱武頗失軍容責情放逐將收後效可饒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朕聞罪不相及先王之制叔向豈坐於凶弟展禽見稱於哲兄劉廙不以劉偉獲辜王導不以王敦廢職崔滌爲其兄湜搆禍每進款誠事朕有年心則無隱忠邪既判賞罰宜均俾踐儲卿式彰臣節可太子僕員

外置同正員國初以來宰相及實封功臣子孫一房沈翳未承恩者令所司訪擇有才用者量加擢用周朝酷吏來俊臣周興之徒殘害宗枝毒害良善永言及此深所嘆恨其酷吏有身在及酷吏身後有子孫亦令所司勘會甄別處分諸軍將士有年歲深久所由要籍或不得選集及未敘勞効咸委軍將據實奏聞仍令所司早勘處分及諸軍子將總管以上自今已後冬正賜帛一準京官例給七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敢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赦書日行五百里布告遐邇咸使知聞主

者施行